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我是这样长大的



我是这样长大的

序

相隔数年，再度执笔，感觉仍是一样：心里未说的话如水银泻地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散文集里的十三个书目，原本是我在香港的一张粤语唱片里的歌名。十三首歌都是旧歌金曲，曾经在香港的乐坛上独领风骚。金曲流行的年代，正好是我个人的成长年代，从念书、训练班，至演出的《神雕侠侣》以至今天，这些歌曲实实在在地印证了我的青春岁月。

去年某天，我从收音机听到其中一首歌，回忆忽地在那一刻占据我整个脑海，历久不散！然后我惊觉：原来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，陪伴我的除了家人、同学和好朋友，更多的是这些历久常新的金曲。

我把重唱这些旧歌的构思告诉唱片监制，在一致通过后，唱片开始制作。

每次踏进录音室，我就想起许许多多：一张张熟悉的面孔，一幕幕温馨的生活片段，零零碎碎，暖透心窝。

我决定把这些感想都记下来，这是种难得的情感：真挚、单纯。希望能藉著这些小小的文字，我手写我心，让朋友们和我一起分享成长中的亲情、友情和爱情！

天各一方

谁说过的：当什么都不可能的时候，回忆就完整了。

可是我没想过，原来这些年来，大家有大家的生活，然而偶尔在月明星稀的夜晚，听著一首歌时，我仍会想起从前的点点滴滴。

“爱情”这两个字在我人生的字典里，总是忽明忽暗，忽远忽近，忽淡忽浓，从来不曾找到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人，每次当我努力想把它抓紧时，它反而逃了。

无结果的爱情大概都是这样的：在我不想走的时候，你要我走；在你想走的时候，我没有叫你留下。

两个人的盟誓都在走与不走之间磨蚀了。

我想我是一个不懂得在现实中表达感情的人。我把自己的感情都错放在一个又一个的角色里，谈情说爱，七情六欲，都是电视剧和电影里头的感情世界，回到现实中，我只是一个渴望有细水长流、平淡恬静的爱情的人。

有时工作累了，也很想有个自己的家，家里有我疼的人和孩子，让我回家一头栽进他们的笑声里，把工作上的种种烦恼都抛诸脑后。

每年的农历年，姊姊和弟弟扶老携幼地来父母家拜年，看着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和下一代，不禁也会幻想数年后，自己也成为当中的一份子，我是别人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，然后一家人“交换”

派红包包给小朋友，热热闹闹，喜气洋洋……。

可是一回到现实，这一切都变得遥不可及，自己也不能告诉自己再过多少年，才能拥有一个儿孙满堂的家。

当年年纪小，能遇到自己喜爱的人，会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人生一部分，

以为两个人开开心心在一起，就能组织将来，就能拥有将来。但相处下来，才发觉两个人最终能够走在一起，必须讲求适当的人和适当的时间。

“时间”很重要。

我们要懂得在适当的时间向适当的人表达适当的爱。

回想起以往的爱情，我欠缺的都是“时间”。不能在对方给予我的有限时间内，表达出我对她全部的爱，在对方眼中，我一直都是付出较少的一方。

工作和恋爱，我总没办法在它们之间取得平衡，屡次在穿插片场的日子里我被问及关于将来的计划，我都哑口无言。

一个男人的将来不同于一个女人口中的将来。我们的将来并不是芭比娃娃和她的情人“简”那样的多姿多采，活色生香。

生活是生活。我们曾经许下承诺，可是承诺最终还是背叛了爱情，回到现实世界中面对千疮百孔的人事，渐渐地浓情不再。

回忆是人类最奇怪的一种感情，我们都习惯把它装进一只记忆盒子里好好保存。有的人拥有一只精致美丽上锁的丝绒盒子，珍而重之藏著；有的拥有一只木盒子，把它放在风雨中，让它与时间做见证；有的是一只玻璃盒子，小心翼翼地保护它，可惜最终又让它打破了，心碎了一地。

很多很多年后的今天，在营营役役、不分昼夜的工作中，曾怀疑自己的回忆是否真实。

长犬了，身边越来越多丑陋和虚伪，惆怅旧欢如梦。

一直以为自己已忘记过去，一直把过去同岁月埋葬了，努力现在，谁料还是被歌曲触动了。

什么才是真实而恒久的呢？

是片段的回忆。

昨夜的渡轮上

青春真好，可以骄傲，可以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不用担心回头已是百年身，不用理会当青春一去不回的日子应否后悔。

曾经有一段青葱多用，尽情地玩、尽情地无忧无虑去生活，把赚回来的钱都花在自己的兴趣上，那时候赚的钱虽然没有现在的多，但花钱时的那份快乐却是今天名利双收时无可比拟的。名利和快乐，永远没法在一个艺人的天秤上平衡。

有一次，我在汽车渡轮上拍戏，突然觉得渡轮上那种缓慢的节奏似曾相识，如当年故人，久别重逢，不胜唏嘘。

故人竟也老了，像老去青春的老人，有过他快乐糊涂的岁月，曾经风光地在汪洋的维多利亚港穿梭行走，船客熙来攘往，班次频密，然而年事大了，老人办事能力大不如从前，开始要面对退休问题，流金岁月，不是没有回忆的，但回忆总是有点遗憾，好像被社会遗弃了。

年轻的一代都把渡轮当作可有可无的交通工具，宁捱塞车之苦，也不愿忍受他的慢，可是老人家也有老人家的好处，至少他舒服，守信用，不用在他身上花太多钱。

我和余佬都曾是他的好主顾。

那一年刚好中学毕业，抛下书包，迫不及待找到一份暑期工，替厂家送手袜皮套去工厂，从红堪送去湾仔，除工资外，每天还津贴廿块钱的计程车费用，初出茅庐，这种待遇算是不赖。

第一天上班，主管分了各廿块钱给我和余佬，我俩相视而笑，嘿嘿，大家都已经在心里盘算如何尽最大的努力去省下这廿块。

于是我们计划好每天不坐计程车，改坐渡海轮，从红堪码头去湾仔码头，下船后再走一段路就到了。

可是理想归理想，当肩膀上托着两大块又厚又重的手袜皮套时，这理想实在叫我太吃力，再加上恶毒的太阳，正是汗流侠背，百上加斤。

每天的行程就是从红堪乘渡海轮往湾仔码头，下船开始步行，肩上托着两大块皮套，两张脸都晒得黑黑的，像苦力，嘿呵，嘿呵，经过湾仔运动场，嘿呵，嘿呵，经过艺术中心，嘿呵，嘿呵，三步并作两步，千万别让在艺术中心上暑期班的同学看到我们这副狼狈相才好！嘿呵，嘿呵，步上天桥，举步艰难，还得把肩上两块皮套分两次运行，来回两趟，托得气也喘不过来！下天桥，嘿呵，嘿呵，再接再厉，绕一大圈路，当看到湾仔的三角红砖教堂，总算可舒一口气。

每天都在渡轮的甲板上踏上青春脚印，踏上去的时候天还是白的，踏过来的时候天已黑下来。

这样快乐无忧的日子竟也会过去，然后才发觉：男人的肩膀，卸下手袜皮套的日子们然要负起沉重的责任，走一条好长的路，上车下车，步行上天桥，再向前走……。

生命是一场战斗，我们都是天生的战士，披战衣，上沙场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受伤了，自己躲到一角舔伤口，休息一会再上沙场，渐渐地，受伤不再是一个伤口，而是一种习惯。

昔日的三角红砖教堂现已拆卸，渡海轮专线也越开越少，终有一天它会给社会淘汰，小岛上再也容纳不下任何过时的东西，当大家都在加快脚步的时候，我怀念那种日子。

大地恩情

一望无际是中国悠长历史，永无止境是探讨它的趣味；出生在农村的我，对中国传统主活，从小就有浓厚的求知欲，我很想知道自盘古初开到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每一个朝代中的点滴，朝代中每一个人的心态，他们在工作上看什么书籍、用什么工具，在消遣上玩什么游戏、奏什么乐章，这些我无一不感到极大的兴趣。

香港人也是中国人，奇怪的是香港人总爱逃避和不关心中国的以往和将来，对中国的传统渐渐已忘记得一干二净，向着西方的文化努力，拼命地要与西方看齐，但为何不穷一生之力去超越西方文化呢？为何香港大部分的时装设计师不早一点把东方味的服饰设计出来，而要待西方的设计师流行中国味的时候才醒觉呢？是否人家的脑袋比我们大，比我们发达呢？是否人家的说话比我们更强，比我们更有说服力呢？一连串问题在我的心中不停打滚，但无奈，不能改蛮，只好做回本分，听从多数，做一个跟风的少年。

音乐的空间比任何空间广阔、自由，这是我个人的见解，因此我在事业的中途加入了这个空间，从小听了许许多多国语歌曲、中国小调、民族音乐，所以在我的音乐里不难找到中乐的东西，在我声音里不难找到中国腔，在我唱片里不难找到中国味，但我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，在我音乐创作的过程中，各方面的东西我不断地吸收，天南地北，古今中外各款各式的音乐都成为我学习的对象，用意是和不同肤色的人沟通，我学习普通话是希望中

国人更了解我，我学英文是希望外国人更容易了解中国。

既然这张唱片是我生命的历程，我想大家一定猜到当中必有一些中国味极浓的歌曲，一点也没有猜错，《大地恩情》便是！在创作的过程中，我为了保存歌曲的原味，坚持曲中的音乐都以中国乐器演奏，期间当然会育一点点的阻挠，但终于成事，效果亦极之理想，虽然因为创作上需要时间去沟通、研究，使《大地恩情》成为最后一首完成的作品，但我感觉很值得，因为是我终于以诚意打动了身边的伙伴，虽然只是三两个工作人员，但也是以使我开心好一段日子。

整张唱片已做完了，到底用哪一首歌作主打歌呢？真实任何一首也不是问题，因为每一首都是我、杜自持和制作组的心血。又回到我的固执，就用中乐味较重的歌去尝试一下，最少也可以让听众新鲜一下，回味一下遗忘已久的中国音乐，不过世事多磨，事与愿违，当我提出的时候，反对的声音比任何声浪大，一千个理由在我耳边狠狠地打进去：没新鲜感、一片外国风，被概括为小调歌手，做偶像可免则免，做音乐也要讲求商业原素，艺术只是其中极小部分。每一句、每一个原因都发自他们的内心，没错，都是为我好，深受感动之余，本来有原则的我，也再一次地做跟风的青年；也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大条道理叫我作出取舍，有取舍当然会有遗憾，但毫无东西可以让我取舍，不是更遗憾吗？

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他们代表旁观看吗？我就代表当局音吗？他们不曾迷惘吗？我也有清醒的时候，每做任何一件事，当然要顾虑到风险，但请问针有两头利吗？我也深知不去冒险是最安全，永远都不会错，永远都不会跌倒，永远都不会痛，但会是对吗？会超越吗？会得到惊喜吗？只会一事无成！

好担心，好担心，好担心我会步入跟风的老年。

仍然记得那一次

在这个圈十数年，容我说一句：化（看透）了！

从黄毛小子直到今日，十年人事几番新，当中什么起跌、生死、离合、喜怒无常，我都看过了，也看透了。

诬告、指责、挑剔，曾经为这些无中生有的事情暴跳如雷，情绪陷入极度低潮，抚心自问已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为什么仍要面对针对！那种不被人了解的心情很难受。

这几年老在心中斗争；要妥协吗？化了并不等于要妥协。化了只是心境上对人对事的进一步容忍和宽恕，可是如果在不去计较之余，还要皮笑肉不笑去迎合歪理，这也未免太勉强委屈自己了。

十年间，擦身而过的嘴脸换了又换，像京剧中的脸谱，青红皂白，台上台下，不曾间断，昔日风光的，也许今日斯人独憔悴；音日落魄的，今日已经飞上枝头，扬眉跋扈，或者就是这种蛮幻无穷引人入胜。

然而十年过去，不蛮的仍有数张难忘的面孔：潘宏彬、叶德嫻，还有陈玉莲。

对于陈玉莲，我想这是自己的一个情意结，许多人以为我和她相识于拍摄《神雕侠侣》，真实早在这之前我已对这女孩子印象深刻。

我很记得十年前在香港电白第一次跟她碰面，电台电视部的朋友向我介绍：这是陈玉莲。然后她很斯文羞涩地跟我打了个招呼。

那次是因为我们一大班朋友创作了个剧本叫《蜕变》，得到奖，香港电

台拿去拍电视剧，转转折折找了陈玉莲当女主角。

漂亮，绝对的漂亮，但那种漂亮不属于城市和这个大都会，她的漂亮是一种泥土气息的清新，宁静舒服，毫无侵略性。

陈玉莲的眼睛会说话，但说的都是冷冷漠漠，平平淡淡的，我从未有在她眼中看过一丝渴望的眼神，大概她一直是一个甘于平静生活的女孩子。

要在几年后，我才明白原来她根本就像小龙女，看淡世事，不争不问，但求有自己的一个小世界。

拍《神雕侠侣》的初期，我宽得她真像姑姑，不可侵犯，又怕接近她，怕她冷冷的看你一眼，自讨没趣。

其实我一直都没有跟她有太多的话题，她的世界不是外人可随便走进的。好几次我都想告诉她：为什么你不多笑一点呢？你笑起来很好看。可是我没有说出口，因为她大多时候都是抿着嘴唇的。

有一次《神雕》出外景，我和她同坐一架外景车，山路颠颠簸簸，弄得全车人没有一觉好睡，大家开始有点烦躁，开始不耐烦，唯是她仍静静地望着窗外不作声，看不出她双眼想说什么。也许在她来看，这个世界所有的事物都是身外物，不愠不躁是最好的态度对待众主。

这时候车厢内的收音机正好在播《仍然记得那一次》这首歌，听着听着我笑了，不知为何，我竟想起陈玉莲，想起那年我在香港电台第一眼看见她。

这么多年了，她依然没变，依然故我，身在娱乐圈，她这种性格诚然是难能可贵，但从另一方面去想，她的坚持是否也是她吃亏的一点，令她在这个圈兜兜转转，浮浮沉沉？

近几年再断断续续在一些场合碰见她，有时会意外地说上一两句，有时则只打个招呼，我可说一句：陈玉莲依然是数年前的陈玉莲，虽然她的笑容开始释然，但倔强的眼神依旧——求仁得仁，她的坚持也何曾是错！

铁塔凌云

“为何喜欢这首歌？”

“旋律悦耳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还有，歌词特别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还有，歌词和旋律配合得很好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还有，许冠杰是我的偶像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……它打动我。”

奇怪，人每每绕一大圈才说出原因！歌曲能不能在你心目中永久留痕，原因只有一个；它打动你，不只以前，还有现在，甚至将来。

最初喜欢《铁塔凌云》是因为许冠杰。我是他的歌迷，也是他的词迷，他写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歌词，对歌迷、社会都起了很大的化学作用，至今仍回味无穷；起初，还以为这首词也最他的作品，后来才知道是他哥哥——许冠文所写的，就有一点失望，还有一种感觉，那就是不明当中意思，歌词使我迷惘，总是觉得有点词不达意；跟同学、朋友讨论时，还毫不吝力地批评歌词的不是，什么叫铁塔凌云？我不知道；什么叫富士耸峙？我不明白；什

么叫自由神像？我不理会；什么叫檀岛滩岸？

我管不着。只是说香港好，谁不知道！无聊！

谁也想不到当日的举动，却换来今天的无地自容，原来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高见，但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远见；谁都可以有情怀，但不是谁都可以有胸怀。人长大了，自卑更大了，遇到的环境和看见的世界，教我明自从前的批评是自以为是：坐井观天，多丑！

自我的世界，比斗室还要小，生活在天然的温室内，所有事情身边的亲人都为你安排得太好，却已经忘记人生需要奋斗、进步；满以为无欲无求，不爱去了解、明白和欣赏别人的本事，看不起别人的成就，自家的成就就捧上天、沾沾自喜，到现在才明白是自己不撞，不懂就没资格去欣赏人家的作品，更加不能感受到人家的优点，要懂得分享别人的思想、情怀，就霖要付出，面对世界，走人家走过的路，别高估自己。静里多思己过，停图会使你退步，世界在转，人的脑筋也需要转，不时多加一点机油，使它运行得更快、更顺，与时日同步，甚至超越，如这首歌的填词人一般。

何时、何方、何模样。曾几何时，填词人和我面对面详谈、天南地北。心虚的我老是提不起勇气和他谈及此事，以为时日可招缺德的事情，一笔勾销，带到九霄云外——害人的自尊！

此时、此处、此模样。此刻填词人可感受到我的无奈吗？能否原谅我吗？不知道，不原谅又如何，是自己活该。内心深处由衷的歉意比小心翼翼、表面他说一句“对不起”来得更可贵。

何须多见，复多求。且让我用行动来解决事情，我想广阔胸襟的人心里，必然可容纳一个心胸狭窄的无知小人——如我。

俯盲低问，在往后的日子里，自己还要无知多久？不知道。充实可减低无知的次数，胸襟广阔可让我在别人的成功中得到启示，能否开窍视乎你的情怀！共勉！

祈盼着填词人给我指引，不需要《铁塔凌云》续集，只希望再见到许冠文另一首作品。

倦

如果我说：“我倦了”，大家一定以为我拍戏拍得累了，一时意气用事才说这样的话。

可是我真要说：我真的倦透了！

这倦意不是肉体上的倦，而是精神上的倦，有时日以继夜地轧戏的确会令我肉体上感到筋疲力尽，但此时精神上的坚持，往往可以令我支持下去，直到工作完成为止。

在这个圈十多个年头，经历了很多很多，第一出电视剧，第一部电影，第一张唱片，还有难忘的雪藏日子……每一件事在我脑海中如菲林（影片）格一样，卡嚓、卡嚓地转动，回想起当年面对这些事时感受很深，但现在看回头，空余叹息！

《倦》这首歌总让我有“累”的感宽和“泪”的冲动。出道至今，不断要坚持自己的路，不断要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在路和理想之间，我还要不断地面对群众、媒介和舆论给我的压力，我要解释，我要澄清，我要道歉。这些年来，身边不断有人告诉我：你要这样做，你要那样做！你要这样说，你要那样说！却原来做了、说了，竟惹来更多不必要的麻烦！

我记得那年在加拿大拍戏，突然被传在当地秘密结婚，传言越写越大，

而我在加拿大也澄清了很多次没有这回事，不料传言仍不肯罢休，变本加厉以讹传讹，越写越离谱，期间我透过各种媒体耐心地解释这误会，可惜传言不曾停止，最终我在回港那天，向大家起了个誓，希望平息谣言，也就在这时候，大家竟又觉得我这誓言太突兀，太惊世骇俗了，怪我把事情看重了，也揶揄我何需这般语不惊人！

瞧！就是这些事叫我累！

影迷和影迷间有争执，大家跑来问我有何意见，我说影迷只要有偶像在场看着一定乖乖的，除非是庆动宴之类的宵夜场合，他们才有机会在没有偶像看着的情况下一言不合地吵架，既然这样，以后我少去这类场合就没事了。谁料话一说完，即有人指责我口蜜腹剑，口不对心，口出歪理！

瞧！就是这些事叫我倦！

早已知道生在这圈，是是非非少不了，闲言闲语也总有人说。嘴巴是人家的，我不能阻止，也无权制止。我只想做好本分，演我的戏，唱我的歌，跟大家像朋友一般地聊天，有商有量，有问有答。

清者自清，谣言止于智者，是的，这些我都明白了。可是别人不明白，别人不明白就要我解释。

但在我向大家交代，为自己讨个公道之际，苛刻指责的话又来了：何必如此紧张，何需如此解释？

我觉得自己像是身处夹缝当中，进退两难，然后我发觉原来自己早已厌倦了再去解释。

这几年来，每当有朋友要求我写祝福语时，我总爱写上：开怀、快乐、如意、健康这四个词，我想这也是我的愿望。

曾经说过：永不言休，这个“休”是退休，也是厌倦。如今我说我有倦意，是因为我知道身边的人也有倦意了。

从不知

生命是一朵花，爱情是花蜜。我们一生像一头勤力的蜜蜂寻寻觅觅，希望开花结果，拥有一朵最美最爱的花朵，把她留在身边，悉心呵护，地老天荒。

曾经演过许多爱情故事，做过无数深情汉子，恋过不同性格的女子：激情浪漫，暴雨狂风，生离死别，痴心缠绵，细水长流，各类型的爱情故事我都在电影世界里爱过了，跟美丽温柔的女主角往往只有完美的爱情，却没有完美的结局；也许是电影世界里，有缺憾的爱情才凄美动人，才能叫观众留下印象。

每次在镜头前爱得要生要死，难舍难离，可是导演一声“卡”，爱情也随着褪落。我曾问自己：爱情真的如此儿戏？爱情真的可以戏假情真？爱情真的可以在片场日久生情？

一直以来不断有人问我：会否戏假情真，爱上戏里的女主角？会否双方擦出爱人花？真实真要谢谢各界厚爱，为我安排终身大事。我也明白看戏的人往往比拍戏的人更投入，一厢情愿地以为童话可以延续，可惜爱情并没剧本。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既不能像电影剧本里的浪漫可人，亦不可能如剧本般的合情合理。爱是没道理，爱是岂有此理！

电影里的爱情故事都利用了镜头告诉我们男女主角相识、相恋、相分、

相依的前因后果，将不可理喻的爱情分析得有条有理。

做编剧的都把现实生活中爱情的漏洞堵塞了，男女主角爱得合情合理，分手也分得理由十足——可是这是爱情的真面目吗？

作为一个演员，剧中为何要你爱一个女人或恨一个女人，剧本都跟你解释了，剧本解释不来还有导演，大家有商有量，删删改改，一切不合理的都变得顺理成章。

于是旁人爱把这些理由加诸在我和女主角的现实生活中，他们会问：某某不就是你喜欢的那类型女孩子吗？你没有理由不爱上她。某某不是对你千依百顺吗？你没有理由不爱上她。某某跟你这么相衬，你没有理由不爱上她。某某肯为你牺牲事业，你没有理由不爱上她。某某对你一往情深，你没有理由不爱上她。

真实对我来说，爱上一个人是没有理由的。

在讲求门当户对的世俗下，书生仍旧爱上烟花女子，富家小姐仍会爱上穷小子，汪洋大盗有个美丽温驯的妻子，年青少艾身边是个老态龙钟的情人，难道这些都有充分的理由？

当别人问你为什么会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通常是基于人情世故，基于礼貌才为这个问题附上注脚，我会说上一千个理由去交待。

曾经深爱过，也因此曾经受伤过，曾经问自己为何爱得这么深仍然会分手，为何曾经一发不可收拾的爱情突然休止了？真实——早已知道问题是没有答案的。

也许所有的爱情都应该像这首歌一样：只能意会，而没有解释。

戏剧人生

是谁将戏剧与人生串连起来？又如何将戏剧与人生定界线？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戏剧？什么样的爱情才属于人生？

当我们遇到挫折时，我们会觉得一切来得太戏剧化了；当我们遭受突如其来来的巨变时，我们也怪人生太像戏剧了，都说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

小时候，一直崇拜说这句话的人，觉得这是大智慧的人才说的话——那时我刚升上小学，全家从大埔搬出市区钻石山居住，也是自那时起，我跟这个圈结下了不解缘。

父亲在钻石山经营杂货店和冰室，每天我放学回家就往店里钻，帮母亲洗洗碗，也帮父亲递外卖。

冰室附近是坚城片场，每天都有不少红人台前幕后的穿穿插插，也有一些二、三线的演员跑来我们的冰室喝茶聊天，但红的如冯宝宝、曹达华、石坚筹却少有亲身前来，他们都是叫外卖的多，因此每当冰室的电话一响起，我即飞扑抢来听，为的是争取送外卖到片场，一睹明星风采。

每次到片场，就像进大观园，好奇加新奇，老想贪婪地流连此地，好好逛一逛。见到曹达华，他总是不分昼夜、不分寒暑地穿着的探长雨衣外褛，要不就背一把剑，一身古装地在跟石坚比试武功；冯宝宝更厉害，一天里面常时装、古装、民初装的轮流拍，有时早上送外卖去见她身穿古装，下午再去时已换了时装，我想没有人比她更清楚戏剧人生。

穿起戏服的他们，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，然而脱下戏服的他们，又更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。那时候在我眼中的冯宝宝、石坚、曹达华，很多时就是回家扭开电视机里头的他们，没有戏剧和人生的界限。

记得有一次，父亲叫我送一副麻将去片场给张瑛，送到片场，但见张先生一行四人坐在麻将台前高谈阔论，表情、对白都跟电视剧里的同出一辙，当时我曾却步，生怕附近摆有镜头，以为眼前的一幕是戏，而我，我是负责送道具来的小工。

就因为眼前的景象，教我一直以为戏如人生，人生如戏，直到我自己进入娱乐圈，投身水银灯下。

成长都得付出代价，而很多时候付出的代价并非跌一跤这么简单。付出的可能是时间，可能是机会，或者是感情……。

在付出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总觉得一次又一次的无奈。明明不想放弃，却半途被迫停步；明明不想记取，却偏偏叫你遇上。当我们告诉自己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”时，真实这才是人生。跟戏剧不同，人生没有剧本，没有场口（每段剧得分场），没有NG，也不能倒片，一切发生了的事都不能中止，无论我们喜不喜欢自己的“剧情”，我们都要继续下去。

戏剧根本不同人生，戏剧和人生根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

戏剧可以因剧情需要，观众口味而改变结局，但人生却无论如何也不能随我们的意加插欢乐片段或抽取伤心片段。

戏剧总有剧本替你安排妥当，人生却往往杀你一个措手不及！

星夜星尘

小时候，比身边真他小朋友幸运得多，因为家中早已有电视机，可以供我在课余时间尽情轻松一下。长大后更学会了选择，就在电视剧集最盛行的时候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，选择了电视剧集来陪伴我中学阶段，我绝不肯放弃收看任何一个剧集的机会，从《民间传奇》到《上海滩》而至……直到加入电视圈，仍是没有把我的习惯改变。

七、八十年代电视剧集已成为每一个人生活的一部分，包括我。当年的我，虽然谈不上大红大紫，但工作量也挺大的，收看剧集的时间越来越少，但妈妈总会为我一一录影下来，认真地跟我说做一个成功的艺术从业员要多看别人演出，才可得到多方面的启示，在演出时才得到全面的发挥。

我好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累得不可以再累了，回家时竟看见妈妈坐在厅的中央，老人家兴高采烈地跟我说：“不能错过！不能错过！”话还没有说完，电视上呈现一个新剧集的片头，妈妈的声浪比电视更大，嚷着说：“讲你们的、讲你们的心态！”在她焦急的声浪下，我隐约听到片头的衬底音乐，亦即是电视剧主题曲。老实说，当时的画面我真的一点印象也没有，但歌声和老妈的每一句话到今天还牢牢地记在心中。

乐曲的名字是《星夜星尘》。而当时妈妈说：“古老有一个传说，天上每一颗星均代表每一个生命，乍明乍暗是代表生命有高有低，有喜有悲！”

从那天起，每次当夜空星海一片的时候，我便不自觉地寻找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颗星星：当看到最亮的那颗，就不其然微笑起来，满足地对自己说，“它太明亮了！”这是自欺的一种途径，还是拥有一颗赤子之心呢？

时光飞逝，当明星的梦也一步一步实现了，看星的习惯比看电视剧的习惯坚持得更久，但每当夜空上杳无明星的时候，我便会担心是否运程有变，奇怪！人总爱知道自己的未来，但有谁可给你预知？生命的安排是不可思议的，古人道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；没错，这是恒久不变的天理，但种的瓜是甜是苦，得来的豆是肥是瘦，谁知晓？随着岁月的流失，人不自觉长大了，

对妈妈的话也起怀疑了！星夜星尘真的可以给我指引吗？可能会，可能不会。

是理智了还是已不再见赤子？所有的问号在我心中徘徊，一时弄不清答案，感到无止的困扰！

又是一个没有明星的晚上，工作压力使我腰酸背痛，坐在录音间呼吸到的空气比平时混浊得多，疲累使我看到乐章上的音符和文字都感到烦躁，不妙！暗暗地自语，渴望尽快找到地方，让身躯有一点休息，让心灵有一点慰藉，于是大胆地跟社自持说今天的工作到此为止，没有和他交换眼神便离开了。

无聊地驾着车，车开得越快，车厢内就越静；思考能力越慢，车厢外的景物就飞逝得越急。六神无主，最后将车子停在家外的空地，把所有车上的门窗尽开，把心中的焦虑狠狠地吐出来，多不希望把无谓的东西带回家！无助！当人不能自主时，便想找一个依赖。头自然地抬起来，妄想在没有明星的晚上得到指引——想起老妈，很想找她倾诉；一步一步回家，心情矛盾，又恐怕她担心，又想得到她关心。我曾对自己说甘与家人、朋友分享，苦自己一人面对；让身边的人为你神伤，亦于事无补。

崎岖路上大大小小的石头，只有自己才知道哪一块可以跨过，哪一块需要搬走。跌倒的时候，并不代表别人比你高明，只怪自己太无知；信自己、靠自己，才真正找到自己——多美丽的言词，要做到却又谈何容易。

坐在厅中央，虽然屋比以前大，但人占据的空间在比例上就更小，不管我有多沉静，老妈都像长了顺风耳，她在我身旁良久我才发觉。知子莫若母，了解我的人绝对不给我多余的说话，她总是一针见血；人生在世，可能某时候怕得罪人家，因此学会了不断的虚伪；也因为怕吃亏人前，因此学会了不断的自私。世事往往有利必有弊，理智会令你做人变得婆妈，成熟会令你做人变得世俗，值得吗？

看戏的人总喜欢为你编写故事的结局，你愿意吗？只有自己完成的剧本才尝宽得完满，要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是痛苦的，不想吃苦中苦，又怎可以做“人上人”呢？醒来吧，孩子！

在这一刹那间，很想听一下音乐，调剂一下心情，《星夜星尘》是我的选择。妈妈说的传说，太多人认为是谎言，但无伤大雅！我总觉为何不可以让它流传下去呢？当我七老八十的时候，可能儿孙满堂，我又自会在厅中央，把这个美丽的谎言，灌输入我的未来，我的后代。其实永远拥有一颗赤子之心也无碍！可能会活得更加自如、过得更加开心。

凭著爱

有人问我：“华仔，每天你的通告都排得密密麻麻，日夜不分地工作，挣得睡觉的时间少又少，值得吗？这么辛苦又为了什么？”

为了什么？我没有认真去想：工作、工作又工作对我来说已是习以为常，无论是自己、家人、朋友、工作伙伴，大家都习惯了忙碌的刘德华。要是有一天，大家见到一个游手好闲的刘德华，恐怕还要问我一句：“你辛苦吗？”

我不能没有工作，我工作已是我的全部，每天因为工作，我得以跟家人、朋友、社会、影迷有紧密的接触，这种接触带给我身心上无限的安全感和力量，令我知道我的努力不会白费，我的坚持也不是空坚持，所做的一切均为了一班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。

大家也许曾在我影迷会的聚会中看见他们高举“华仔，我们永远支持你！”的横额，这横额可不是白举的。这些年来，“华仔天地”确曾切切实实地支持我、鼓励我，是我精神上最大的寄托和支柱，我甚至可以感觉得到，这世界上除却亲人外，她们是最疼惜我的人！

能够拥有这么一大班不舍不弃的朋友，是我这人生很大的一种福份，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找不到三数知己良朋，又或者找到了，都经不起时间考验！而我竟在这短短数年间得到一大班朋友无条件的爱护和宠爱，我心中无言感激！辛苦的时候想起她们天真的笑容，低落的时候想起她们恳切的脸孔，我就什么也可放心！

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，才骤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，的确是我渴望的一种支持。

生活在这五花八门的娱乐圈，每天身旁穿插一大班人，很多时候，难分真与假。有些人对你唯唯诺诺，有些人对你阿谀奉承，有些人狐假虎威，有些人装腔作势，你如何去鉴定真假？

我宁取“华仔天地”对我的情义，我相信她们，愿意和她们分享分担彼此人生路上的喜与忧。别人奇怪我为何乐意花一整天的时间给这班小朋友？为何我有耐性跟这些小朋友玩？理由很简单：因为她们真！我无需在她们面前虚假，又无需掩饰什么。她们百分之百对我的真，叫我感动！

狂风暴雨的时候，她们懂得为我挡风挡雨，为我送上安慰；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，她们善解人意。

爱的力量很大，爱的力量每个人都有，但爱一个人要用心去爱，爱没有“心”，就变成自作自“受”。

我庆幸有一班懂得爱我的朋友，令我在人生路上不再孤单孤独。爱令人年轻，爱令人变老。年轻的心的爱令我心境常青。

很多影迷和朋友既关心也担心我的爱情生活，虽然我现在还在寻觅心目中的另一半，但生活中有父母家人的亲情，有朋友和“华仔天地”的友情，我觉得什么也不缺。

整整的十个年头，“时间”成了我和“华仔天地”最好的见证人。新人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，但始终朋友是旧的可爱，凭着“华仔天地”对我的爱，未来的路不管有多远多难，我们承诺了一齐携手共进！

每一句说话

要我说对这首歌的感受，答案只有一个：喜欢。

“喜欢”不是理由，但喜欢一个人或一件事是从来不需要理由的。正如在一九九二年，《每一句说话》获得电台颁发的“我最喜爱的创作歌曲”大奖时，我情不自禁在台下站起身来拍手欢呼！在我心目中，它的得奖实至名归，至今仍是最爱的金曲之一。所以当筹备这张唱片时，监制要我提供一些心中最爱歌曲时，我几乎是第一时间说了《每一句说话》这首歌名。

每个人的生命里，总拥有一句或以上刻骨铭心的话，有叫人伤心落泪的，也有叫人回肠荡气的，没法忘记。年轻时，以为动听难忘的话都出自爱情，以为只有爱情才有最大的杀伤力，伤一个人于无形，伤一颗心于无声。

要到长大后，踏入社会工作，才知道除了爱情外，还有另一样东西的破坏性比它更大更强，更不可理喻——人言。

人言可畏。

近数年来，深深体会到这四个字的杀伤力！它带给我情绪上极大的波动，也带给我工作上不少的牵连。不知道是我高估了自己的性格，还是低估了人言的可畏！

在一般人眼中，娱乐圈是个多姿多采的地方，五光十色像香港的夜景，但你可知道这小岛的美丽璀璨并不是一朝一夕建成，而是百年人事，百年基业努力而成的。在这个圈，别人只看到它名成利就风光的一面，又哪里明白风光背后付出的代价？要熬得了晨昏颠倒、昼夜不分的轧戏生涯；要抵得住无关痛痒的人对你评头品足，窃窃私语；更要受得起你曾经信任的人对你无中生有的指责、闲言和毁谤！

熬得了，抵得住，爱得起这一切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武林至尊了！

十多年来，从木人巷打阵开始，过了一关又一关，关口把阵的大师武功越来越高强，有时轧戏轧得精神恍惚，头昏脑胀，往往招架不住。

心里渐渐感慨：要闯少林寺越来越难了！非得练成金刚不坏之身，不听不闻不问不理，方才臻至化境。可是我等都是凡人，凡夫俗子，有喜有悲，有情有欲，很难对身边的一些无中生有、无理取闹的话语无动于衷，处之泰然！身为公众人物，我已尽量说服自己去接受这些可怕可恶的人言，真要迫到眉睫，也只好堆着笑脸去接受，可是这一来又给人说假情假义了。难道要像《圣经》里说的，谁要是打了你左脸一记，赶快也把右脸送上，叫他再赏一记耳光，难道这才是“应有”的做人态度吗？

谁要做圣人！我不要。我只想做一个有血有肉、有得有失的普通人。我也有自己对人对事容忍的一个底线，请不要挑战我的底线。

不要再在外头无中生有地说一些伤害我的话，然后告诉别人这些话原来都是出自一片“爱之深，责之切”的心。我可以接受批评，但不是中伤；我可以接受意见，但不是为难。

爱我的人永远不会伤害我，疼我的人也永远不会刺痛我。最令我感动的，是这些年来，一班疼爱我的朋友永远不离不弃地在我身边陪我度过风风雨雨，永远不说任何一句伤害我的话。

交叉点

成长需要面对许多抉择，从懂事的一刻起，我们要面临人生路上大大小小的岔路口，经过的路都总是十字形状的，站在中间，茫然无助，突然感到人置身十字路口，并没有绝对的方向；我们害怕抉择，因为害怕抉择错误后，要去面对因自己的错误而带来的伤害。当局外看到的是“交汇点”，局中人却已身陷其中成为“交叉点”。

第一次要面对人生抉择的是中五毕业那年，左手拿着无线艺员训练班的报名表格，右手拿着应届高等程度教育课程的报名表，顿时觉得自己的前途都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
要继续学业吗？还是去读艺员训练班？再念两年中学毕业后又何去何从？再念大学吗？然后学士、硕士、博士这样一路念下去？还是选修艺员训练班有一技之长，将来无论条件符合台前幕后也好，总算有门专业知识傍身。

一连串的问题此起彼落在我心中响起，魔鬼天使各据一方，展开辩论大会。

反反覆覆的考虑，我把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逐一写在一张纸上，自己替自己理智地分析利弊；这样念书一直念下去适合我的性格吗？我喜欢艺术工

作吗？我可以吃苦头吗？我喜欢什么样的人生？

平稳安定？还是多姿多采，充满挑战？

要到那一天才明白，人才是自己生命最大的主宰，向左还是向右走都是自己决定的路，匀天无尤。

我的心作了我的指南针，只有它才最明白我要的方向，也是它教我最后选择了左手的那张报名表格。

我把这个决定告诉父亲，他听后皱了皱眉头，问：“你肯定了？”

我用力点头。

父亲沉默了一会，最终也点下头。在那一刻，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“我大个仔了！”我跟自己说，因为终于替自己解决了人生的第一个交叉点。

念训练班的日子很开心，每天见的都是同一班人，从陌生变为好朋友，第一天踏进课室时听到的名字：潘宏彬、梁家辉、吴家丽、张之亮、戚美珍……等等，一个礼拜后统统给一连串古灵精怪的花名取代了。

训练班总共要念一年，每三个月有一次小考试，成绩不理想的同学不能再继续学业，面对如此富挑战性的课程，各人都怀着战战兢兢、城惶城恐的心情去迎接每一个小考试。

导师常跟我们说：“吃这口饭的，最重要的是信心和自信，没有这些，就算本身很有才华，也无从发挥，更不用遇上伯乐！”于是班上本来已信心十足的同学更加信心百倍：本来没有信心的唯有强迫告诉自己：我可以的！我一定是明日之星！

在面对另一次考试前夕，大伙儿的信心竟遭受冲击：其中一个同学因外型问题，导师觉得他不适合幕前发展，已考虑在即将举行的考试中给予不及格的分数。

至此阶段，大家才知道“自信”并非必赢的战略，“自信”外还要配合许多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本身有才华，还要有外表，再加观众缘，缺一不可。

虽然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令到那位同学自信心受挫，但大家并没有为此而士气低沉，相反我们更积极地去迎接这个考试，更乐观地去鼓励这个同学。

我们编写了一个短剧送给他，并挑选了一首名叫《交叉点》的歌在短剧里唱给他听，鼓励这个同学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理想，未到最后公布考试结果，也不要放弃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这位同学最终也没有跟我们一起毕业，然而还看今朝，他也在自己的行业中创出了名堂，实现了他的理想。

每个人的抉择都要经过时日去印证，彼一时的挫折，并不等于将来的命运也是如此。

这数十年的演艺生涯，教我看到许多星浮星沉。没有永远的光辉，也没有永远的失意。

人生，变幻才是永恒！

MaMa I Love You

血浓于水，“亲情”于我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可贵的东西，没有什么可以比拟家人在我心目中的地位。

人总是越长大，才能越体会到亲人对自己的重要性。从前年纪小，老是把妈妈的关心当罗嗦，也曾经把爸爸的严厉管教当作耳边风，然而当踏足社会后，才知道这些罗嗦和管教对一个人的成长是何等重要！

无论外头有多大的风雨，“家”是最妥当和安全的避风塘，而父母则是最可信可靠的人；这些年来，每当在工作中遇到什么不开心，又或者事业上有任何转折，我都会告诉自己：“不要紧的，回到家，有妈妈在等我喝热腾腾的汤，然后爸爸又尝跑来跟我说今天下午听到我的广播剧，姐夫的朋友要我的签名照，妹妹今年中秋会回香港度假。……”

我发觉，只有在这些琐琐碎碎的家事当中，我才能有实在和安全的感觉，疲惫的心才能再次振作起来。

谢谢上天让我拥有一个如此温馨的家，我知道幸福不是必然的，不是每个人天生也有这份福分，而我却又比谁也幸福，因为我有两个好妈妈。

有妈妈疼的小孩是最幸福的——这是 DEANIE 姐跟我说的。

也许是缘份教我和 DEANIE 姐在今生有这么一份浓情。

自《猎鹰》开始，我们彼此间“妈妈和仔仔”

的身份一直没变，这几年间，虽然不常见面，甚至也甚少联络，但那份亲情的感觉仍在。

我知道她一直关心着我。每当看到我不如意的消息时，她总会摇电话给我，亲切地给我鼓励和安慰——就是这份感觉，我待她如家人。

我和她无所不谈，曾在一个夜晚，我们说起彼此的家庭。我说我庆幸有一个体贴入微的母亲，照顾我的起居饮食，好让我在外安心冲锋陷阵，也庆幸有她这个好妈妈，在这许多年间，给我精神上的支持。

我对她说：做你的儿女一定很幸福。

她莞尔，在她复杂的眼神里我看到一丝无奈。

原来她一直因自己过去忙碌和颠倒的生活而对子女深感内疚。

她觉得在他们最需要母亲照顾的时候，自己疏忽了。渐渐地，儿女习惯生活上没有母亲的日子、习惯自己念书、自己庆祝生日、自己煮饭、自己解决困难……。

虽然今天她放下所有的工作去照顾他们，去疼爱他们，可是他们早已习惯了自己的小天地，有他们自己的世界了。

是遗憾吗？大概是的。人生总有许多东西错失了就追讨不回。

我想起家中的母亲，突然对她有种莫名的内疚感。这些年来，她总不辞劳苦，晨昏不分地照顾我，而我却难有时间跟她聊天、吃饭，一尽做子女的责任，反而有时还会因工作有错，对她生晦气，又或者忽视了她对我的细心和体贴。

忙，对的，这是我一直给自己的藉口，可是不能因为忙而盲了做儿女的心。这世界上，没有一份感情比母亲的更伟大！DEANIE 姐的感慨使我顿悟做人该珍惜眼前的人，珍惜彼此间相处的每分每秒。

那天晚上回家，妈妈来开门，我搂着她的肩膀跟她说：“妈，今年圣诞我们去旅行，你想去哪里玩？”

妈看着我笑得很开心，像一个小孩终于等到她心爱梦想的玩具。

原来亲人的笑脸比任何奖励和名利更真切和实在。妈妈，我答应你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是一个只懂得工作的孩子，我还是一个懂得爱你的孩子！

后记

散文集在香港出版后，反应很好，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当出版商告诉我，在短短的一个月内，文集已加印到第四版时，我着实有说不出的开

心。

写这本散文集时，心情起伏不定，因为这十三个书目的确牵起我太多的感触。

有感慨，也有喜悦。有些话，曾想要不要记下来；有些人，也曾想过好不好提。

在这过程当中，有过一阵的犹豫，然而内心想：做人总不能有太多的顾虑，没有人可以成为别人心中百分之百的好人，如今既写了，不妨跟读者坦诚相对来得自在。

我一直相信喜欢我的朋友，如你们永远也不会鸡蛋里挑骨头般地伤害我。

这些年来，经历了不少，终于深深地体会到一句话：“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，纵然是齐眉举案，到底意难平。”

我想我已经不需刻意去讨好别人，因为有你们在身旁一直支持我，我得到的已比别人多出很多很多。

